

種百一事故

金田起義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85
11

95

857.61
119.3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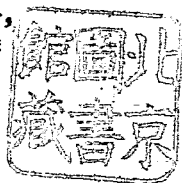


金田起義

金田起義



話說：清朝道光末年，廣西
保良攻匪會蕭朝貴爲救護韋
昌輝，殺了巡檢張鏞和武朝顯
全家，又燒了武家堡；韋昌輝知
道他禍闖得不小，當然不能輕
易了結；當地的鄉下人，因爲救
護我自己，才鬧出這樣一場禍
事來，自己那裏可以忍心看他
們被官兵洗剿，不以德報德呢？



808424

因此，便傳下言語去，教那些鄉下人於一兩日內，趕緊到全田村來避難。

且說韋昌輝蕭朝貴催動大軍，回金田村而來，楊秀清曾玉珩洪大全三人，迎着韋昌輝慰問了一番。蕭朝貴便提着張巡檢的人頭，向楊秀清臉上一揚道：『楊大哥！你瞧我老蕭殺了這廝，功勞簿上便該上我的第一功咧。』楊秀清大怒道：『我只教你去救護韋兄，不曾教你去殺人。你不奉將令，擅自殺人，不但無功，抑且有罪，還虧你有這個臉到我跟前來說嘴咧。』蕭朝貴撞了一鼻子的灰，恨得他只得把那張巡檢的人頭提將起來，狠命的丟向院子裏道：『你這晦氣的腦袋，老子爲了你，在路上好不累墜，兩手又沾染了好些血污，連一次功都得不着，還要你牢什子』

幹什麼？」說得兩旁手下的人，都忍不住掩口而笑。

正說話間，忽有人來報，說：「現在有許多鄉民，都在外邊聽候發落。」楊秀清道：「現在蕭賢弟殺了張巡檢，眼見得就要和官兵廝殺，有這麼多的人來幫助我們一同起義，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就煩曾賢弟去設法，將他們和韋家祠附近的鄉民，一同安插了罷。」曾玉珩領命自去布置。楊秀清當下又派蕭朝貴，飛馬往平隘山去，趕緊把燒炭黨全體調來；三天之內，眼見得有官兵殺到，我們須趕緊設法防禦才是。韋昌輝道：「小弟是個文人，未習軍旅之事，就請把會裏一應糧秣，交小弟掌管，也可以替楊兄分担些責任。」楊秀清點頭應允。又派洪大全專司編制軍隊。又派人去請石達開，胡以光前來。不消一天功夫，平隘山的燒炭黨



業已趕到，合金田村自己的人馬在一處，再把鄉下人挑選出了壯來，編入隊伍。霎時間也聚集了有幾萬人，整軍經武，聲勢十分浩大。楊秀清知道即使有一兩千清兵，也不經自己手下的一擊，便也放了心。這時左右又來報說胡以光到。胡以光見了楊秀清，便道：「打聽得清朝派一名大將，名喚伊克坦布率領水陸兵了，共計有五千多人，前來剿滅金田村；不過因為調集

軍隊，尙須時日，十天八天之內，怕還不能來，我們趁此機會，須要小心預備才是。」秀清還沒回答，又報石達開到，只見石達開率領兩名大漢：一個面如重棗，長髯披拂，宛如戲劇裏的關壯繆一般；一個面黑如漆，短鬚繞頰，根根倒豎。石達開便指紅臉的向秀清道：「這是小弟的從兄，名喚石祥貞。」又指面黑的道：「這也是家兄，名喚石鎮嵩。」秀清大笑道：「石兄，我要說句你不見怪的話，你這兩位昆仲，再加上一個高顴大鼻的石兄自己，簡直是桃園結義的劉關張咧。」石達開也笑了一陣。當下便召集了一千人，商量抵禦官兵之計。馮雲山第一個先開言道：「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我們第一件事情，便須先推舉出一個首領來，依小弟的愚見，主張推洪兄秀全爲王，派人到鵬化山去迎接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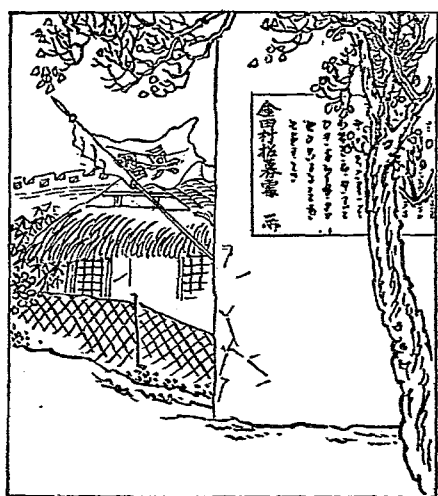
來，主持一切。馮雲山這話說了出來，曾玉珩韋昌輝石達開胡以光蕭朝貴都說這是當然的。我們不舉大事則已；如舉大事，自然該迎立洪兄爲王。楊秀清見衆議僉同，便道：『既是這樣，也好。』說罷，便教手下頭目曾天養帶領五百名弟兄，前去迎接洪秀全。曾天養領命去後，楊秀清又問洪大全把隊伍編制得如何了？洪大全道：『軍旅之事，全在官長。小兵要打成一片，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一般，才可以衝鋒陷陣，克敵致果。所以我們第一須把清朝營伍編制的方法改革一下：小弟現在以二十個兵卒爲一伍，每伍設一名伍長，每五伍設一個兩司馬，每四個兩司馬，設一個卒長，便是帶領四百名兵士。每五個卒長，便設一個旅帥，每旅實數兵士二千人。將來要是擴充時，便合五個旅帥，再設一個師

帥。現在兵力還沒有充足，這個帥暫時可以從缺。石達開道：『洪兄編制得很好，不過現在事屬草創，我們幾個弟兄，須要親自帶兵才行。第一個楊兄秀清，在洪兄秀全之下，總管一切，第二個曾兄玉珩，他體弱多病，只能管些閒散的事情；第三個洪兄大全，他便專管全軍訓練事宜，以及一切軍中文報筆墨等事，第四個韋兄昌輝，便專管軍中服裝糧秣事宜。其餘的如馮兄雲山、蕭賢弟朝貴、胡賢弟以光以及小弟，各統兩旅。再留下兩旅，等待秦賢弟日綱來了，交他統帶。』衆人都說如此分撥很好。洪大全見諸事布置都已妥貼，便又開言道：『我們既是存心和滿洲皇帝決一死戰，不論事情的成否；可是現在垂辦的制度，第一件就應該改革。第二件衣服也應當變易，雖然不必恢復明代的服式，但是

可以拿他來做個參攷，把他變通一下子更換起來，方才不負威與維新的意思。」楊秀清聽了此言，也深以爲然，便傳下令去，教全軍一律把頭髮留將起來；又派洪大全把衣服的圖樣畫了，以便雇了匠人趕製。

馮雲山見規模粗具，便又提議道：『俗語說得好，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我們的兵力和廣西的兵隊比較，也勉強可以週旋一下子。不過滿洲皇帝，他要是傾通國之兵，來和我們打仗時，我們這一點點兵力，總還有些嫌不夠罷！爲今之計，須要趕緊派人招納亡命，若有綠林豪傑，草莽英雄，率部來歸，我們便當推誠相與，一律待遇。諸位兄長，以爲如何？』洪大全拊掌稱善道：『此計甚妙，眼前兩廣湖南綠林中的好漢，不知要分多少股，若得合

併在一起，滿洲皇帝不足懼也。」楊秀清道：「小弟因為開過鏢



行，所以江湖上人物，相熟的居多，只等小弟修下親筆書信去招呼他們，他們自會望風而至的。」衆人計議停當，便散了。果然金田村一舉義旗，四方亡命之徒，便聞風歸附。第一就是海盜羅大綱和他的哥哥羅瓊樹，及林鳳祥。楊秀清見了，不勝大喜，便吩咐設宴款待。這時忽見曾天養忽忽地跑了進來，稟道：「洪兄秀

全和秦兄日綱離此不遠，末將特地飛騎前來報知。』衆人聽了，便紛紛離席，一同到大門外面來迎接。隔了一會，果然見一彪軍馬，簇擁而來，中間有兩人並轡而行，正是洪秀全和秦日綱。大家迎將上去，合做一處，然後再返身進了內堂。少不得敘一敘別後之情，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這時候清廷對於金田村保良攻匪會公然殺了巡檢張鏞及武朝顯全家，又招納亡命，準備謀反，如何肯置之不問？那廣西巡撫鄭祖琛便和衆多幕友商量，派一員大將伊克坦布的，帶領各縣調來的兵馬，殺奔金田村而來。距離金田村四十里地，便紮下了寨柵。早有探馬報知秀全，秀全命把金田村四面築的城堡，加意把守；又命一衆將官，來日早起準備和清兵對陣。第二

天辰牌時分，清軍營裏，擊起鼓來，伊克坦布披掛上馬，來到陣前，



作亂，殺害朝廷命官？今日大兵來到，若是識趣的，就早早下馬受縛，還可貸你一死，如仍執迷不悟，便立刻可以把你金田村踹成

平地。』洪秀全冷笑道：『你們清朝的官吏，專事剝削貧民，我們廣西省裏，連年荒歉，赤地千里，你們這班狗官，還是敲骨吸髓，虐待百姓，我們奉了上帝之命，弔民伐罪。你若是曉事的，便就速投順了我們，也還不失富賞，若是定要見個高低，便須殺得你片甲不同，那時悔之晚矣。』伊克坦布聽了，不禁大怒，當下更不答話，舞動爛銀槍，直取秀全。旁邊早轉出一員驍將，使一柄大劈刀，把伊克坦布的槍架住，兩個人就在陣前，一來一往的混戰。秀全定睛細看，這驍將便是曾天養，約摸戰了有百餘合，只聽得秀全陣中，虎吼了一聲道：『曾兄弟且歇歇罷，待我老羅來取這蒙古狗頭的性命。』——原來這說話的，便是羅大綱。曾天養依言，便閃過一旁，讓羅大綱上前交戰。羅大綱使的是一柄蛇矛，也不打話，徑

自挺矛向伊克坦布當胸刺來。伊克坦布忙用槍格住，可是羅大



便指揮手下，一齊掩殺過去，却被清兵陣裏，射出箭來，如飛蝗一

般，近前不得。秀全便叫鳴金收軍。伊克坦布回到營中，便悶悶不樂，心想看不出這小小金田村倒恁地利害，自己奉命到此，有進無退，看來既是不能以力敵，只得攻其無備。今晚在黑暗之中，點起人馬，去奪城堡，僥倖攻破了城堡，憑你金田村猛將如雲，也要慌了手脚。主意想定，便傳令教衆兵埋鍋造飯，吃飽了肚子，晚上二更天氣，便去攻城。衆兵得令，自去準備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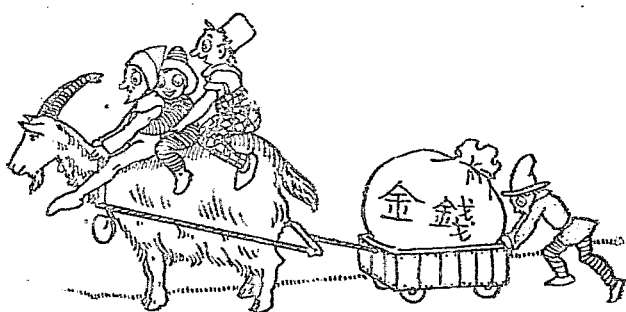
且說這一晚二更時分，伊克坦布指揮手下，直奔金田村城堡之下而來，擡頭看時，只見堡上燈火不多，那一聲聲的刁斗，又都懶洋洋地。伊克坦布知道他們毫無準備，不禁心頭暗喜。便傳令架起雲梯，一衆兵丁，發一聲喊，爭先恐後地爬將上去，那知道還沒有爬到一半，忽聽得城堡上面一聲號砲，霎時間燈毯火把，

便好似白晝一般。城堡上面的兵丁，伸出刀槍來，殺的殺，挑的挑，清兵便一個個墜下城來。伊克坦布才明白適才金田村裏沒有



聲息，是個誘敵之計。忙教火速退兵；誰料自己寨中，突然火起。原來秦日綱早已繞道殺入清兵寨中，放起火來了。那堡門開處，又殺出兩彪人馬來，正是石鎮崙和石祥貞兩個，把清兵前後夾攻，殺得哭聲震野。伊克坦布也無心戀戰，忙帶了十數名親兵，落荒而走。不到半里路，又見有一彪軍馬，打着保良攻匪會的旗號，攔住去路，爲頭的挺着長矛，正是羅大綱。伊

克坦布正待回身時，那裏來得及，被羅大綱一矛，便刺於馬下，手下兵丁，上前割了首級，金田村裏便鳴金收軍。洪秀全檢點人數，見那些清兵，願降的倒占了一大半，殺死的又有一小半，逃得性命的不過幾百人，這一戰便大獲全勝，就在大廳上面，置酒慶賀。這一次的勝仗不打緊，直嚇得清朝的官吏，個個膽戰心驚，那些亡命之徒，却越發會齊了來入夥。甚至湖南衡州地方的綠林豪傑，也都來託洪大全介紹，願意投入保良攻匪會旗下。洪秀全的妻兄賴漢英，也從廣東嘉應州地方，率領家眷和徒黨數千人，來助秀全，合軍一處。於是金田村的聲勢，益發盛大了。



.61
.3
3

